

楔子 二手書

傍晚突然降下傾盆大雨，貝佳茵慌慌張張的跑到附近店家的屋簷下避雨。

她抬眼望向天空，一片暗灰，正如同她鬱悶的心情。她正處在人生的谷底，結束一段難堪的愛情後因此失業，至今找不到工作，今天老天爺嫌她不夠悲慘似的，沒通過應徵，還讓她淋成落湯雞……真不曉得今後該怎麼辦？

吵鬧的雨聲令她忍不住愁緒，眼眶一熱，再也止不住淚水。

「早上明明出太陽，怎的現在下起大雨？唉，這天氣真夠怪的……小姐，妳要不要進來躲雨，用毛巾擦擦身上，喝杯熱茶，才不會著涼感冒。」

因為旁邊一聲招呼，貝佳茵趕忙抹掉眼淚，對方帶著一張笑臉，長髮綁成馬尾，感覺是一個爽朗的女人。

不待她回答，對方已經熱情的拉她進店內，又塞給她毛巾和熱茶。

「反正外面在下雨，妳就在這邊逛一逛，看一看，雖然我們經營的是二手書，但是也有豐富的大師著作和絕版的好物喔，非常值得妳來挖寶。」

貝佳茵聽對方介紹，才知自己為了躲雨竟躲進一間二手書店，店老闆是個滿頭白髮、滿臉皺紋的老爺爺，他拄著拐杖坐在角落的書堆後面，不太理人，若非女店員提醒，她還沒有發現他的存在。

她瞥到女店員制服上別的名牌，名叫小紅。由於小紅熱情又親切，也沒多問她為何流淚，貝佳茵衷心道謝，拿起毛巾擦拭頭髮和身上，加上喝了茶，全身溫暖起來，她就想買些書，回報小紅的體貼。

選什麼書好呢？貝佳茵四處張望，不大的店裡擠滿書架，層架上的書本幾乎堆高到天花板，不過她第一眼就給手邊的美食書吸引——

「《必吃的好地方》……」她唸出書名，將它拿起來翻看，裡頭有各家餐廳或巷弄小店的彩色照片，空白處寫滿筆記，每頁都翻到舊舊的，她能想像得出書本的前主人多麼頻繁在使用它。

貝佳茵不禁有些羨慕，哪像她，為了完成自己人生的規劃，放棄了好多東西。她想要有穩定的薪水，二十五歲前要嫁掉，婚後最好生一兒一女，然後有丈夫一起幫忙照顧她住在南部的爸媽，讓爸媽不用繼續種水果，做那些辛苦又收入不高的工作……

所以求學時期，她努力打工賺錢，進修英文充實自己，從學校畢業後，靠著外語能力和打工經驗，如願通過「逸品」會館的面試，應徵上櫃檯人員的職務。

只是有些事，並非努力就能夠做到，比如愛情。從她學生時代到出社會工作的每一段戀愛，始終無法順遂。

不是她長相多醜，正好相反，美貌帶給她極佳的異性緣，卻因此被女同學或女同事排擠，不是說她壞話就是霸凌。在學校時有學長會幫她，卻讓自己被欺負得更慘，而到逸品會館櫃檯工作時，雖然僅有劉瑞珍這一位四十六歲的女同事正常對待她，願意同她分擔繁忙的職務，也總好過找男同事協助。

她也想要身邊有個人陪伴，也想要有個厚實的肩膀給她依靠，但是，她的愛情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不是碰上變態，就是被莫名其妙的男人糾纏，甚至有年齡大到

可以當她爸爸的老頭子要出錢包養她，或要她做小三……她似乎沒有遇過一個正常的男人，而工作場所裡的男同事，她怕女同事說三道四，更不用考慮了。

即便如此，女同事還是常說她閒話，說她皮膚白、眼睛大、頭髮長，身高只有一五六，長得完全就是那種專會勾起男人保護慾的小三樣子，還造謠她介入旁人的感情，故意吸引男同事及房客的注意，連她們的老公和男友都意圖勾引。

貝佳茵好想大聲告訴那些碎嘴的女同事她們想太多了，又怕說了會惹惱她們，只好更加謹言慎行，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杜絕莫須有的流言。

櫃檯人員要輪流值三班，大家都不想值晚間十一點到早上七點鐘的大夜班，她願意跟同事換班值大夜，以為這麼做或許能得到同事的感謝，及早融入她們……遺憾的是，她們對換班道謝了，私下仍舊講她壞話，若非劉瑞珍提醒，她完全不知她們給她起了「職業小三」的外號。

貝佳茵覺得被侮辱了，即便幫忙同事再多，即便她們常常把自己的工作丟給她做，她都默默的忍耐，只想向她們證明，她並非外表那般柔弱，她可以獨立做好櫃檯接待的職務，她絕對不是專門勾引男人的小三。

然而她所有的努力通通白費了，一想到她們又背著她說閒話，她委屈又難過，每每都躲入洗手間氣得哭出來。

但在她遭遇這些挫折的時候，會館常客邱仁偉安慰她的言語總十分暖心。

他是會館的常客，四十歲，是個戴著金邊眼鏡、充滿書卷氣的斯文男人，他開設汽車零組件公司，雖然身為公司老闆，卻沒有財大氣粗感，而且自從被他安慰了幾次，她跟他變得很有話聊，她下班後也常和他一起吃飯，跟他在一起感覺很放鬆，所以當他提出交往，她欣然答應，兩人正式成為男女朋友。

她頭一次談戀愛這般順遂，她對邱仁偉的親吻和甜言蜜語更是毫無招架之力，於是她在她面前敞開自己，將第一次給了他。

之後，他常來她租屋的地方與她共度甜蜜時光，可惜她要值大夜，他白天上班，捨不得分開也沒辦法了，他總是留她一個人感受孤單的早晨。

碰到連續假期的時候，她很想他留下來過夜，他卻嘆氣說不行，說公司總有急事或急件要處理，不方便。

她聽了很失望，忽地想到，既然他不能在她的地點過夜，那她可以去他家啊，不料他連這個都不答應。

只是她沒想過 baby 在他們結婚之前提早報到，她給他看驗孕棒，他樂不可支，在她住處吼著跳著，說他要做爸爸了。

看見她的男人開心，她也好開心，享受有他呵護的每一天，滿心期待能如她希望的在二十五歲前結婚生子。

因為懷孕，她盡量恢復正常作息，盡量爭取正常班，也努力吃得營養，只是喜悅的心情維持不到三個月，老天爺就對她開了一個殘忍的玩笑，讓她失去腹中的孩子。

為了休養身體，她不得不向公司請假，從醫院回到住處後，她真的很感謝有劉瑞珍的幫忙，為她張羅三餐。

失去孩子令她難受，而沒有邱仁偉陪伴更加難受。他說公司有急件要處理，不能離開太久，塞給她一疊現金，說有需要就用，又說有什麼事情就手機聯絡，他很快就會過來看她。

但是，邱仁偉沒有再來看過她，一次都沒有。

貝佳茵等不到他的電話，傳到手機的訊息也全是一些不痛不癢的問候。她等了又等，始終等不到他聯絡，一天等過一天，他人不來，也不打電話，甚至連訊息都不傳了，等到她從失望轉為不滿，似乎她失去孩子，也失去了他。

他為什麼變成這樣？眼看請假的天數快用完了，貝佳茵決定，在她回去上班前必須跟他談一談，既然他公司的事情忙，她就在下班時間過去他家。

看著他屋裡的燈光，她按下門鈴，不料卻有個女人出來應門。那一刻，貝佳茵驚呆了，直覺認為開門的女人是邱仁偉的妻子。

她從半開的門瞥到邱仁偉就在客廳，他沒有出來，似乎對她的出現很驚嚇，他龜縮著不吭聲，任由那個女人打罵……忽然間她領悟了，這個男人已經有妻子，她完全被他矇騙，莫名其妙變成介入人家婚姻的小三！

貝佳茵逃跑了，頭也不敢回的轉身拔腿就跑。

邱仁偉的妻子名叫梁淑君，三十八歲，同他一起創立公司，無論生活或工作都在一起，結婚多年還沒有小孩……她知道這些，全是邱仁偉傳訊息告訴她的。

他有婚姻是事實，再多解釋都無用，她也不會到他們夫妻那邊鬧，這只會顯得她更加屈辱不堪。

她在短短的時間內痛失孩子和愛情，猶如一幅拼圖瞬間散落，再也沒法恢復美好的景象，雙重打擊令她承受不了的在住處嚎啕大哭，可即便哭再多，有再大的悲傷，夜晚還是會過去，太陽仍舊在隔天升起。

請假結束，貝佳茵還得回去會館上班。許是她心理作用，總感覺女同事在她背後竊竊私語，目光充滿不屑和輕蔑，好像在懷疑她請假的原因。

慶幸有劉瑞珍給她打氣支持，她實在太難受了，止不住的落淚，將自己的事情告訴劉瑞珍，聽劉瑞珍罵邱仁偉是沒良心的渣男，罵他做壞事會有報應。

她不管邱仁偉會不會有報應，她只想快點忘掉他……沒想到他還有臉跑來會館找她，說她若不聽他解釋，他就來住房，天天找她。她害怕被同事們發現他們的關係，只好麻煩劉瑞珍代替她站一下櫃檯。

她跟他去會館附近的咖啡廳坐下談判，她嚴正警告他，不要再來找她，不料他卻把一張三十萬的支票塞到她手上，這種行為令她更加厭惡，怎麼可能收下？

他又使出哀兵政策，說他與老婆沒感情，老婆又生不出孩子，公司資金又是老婆娘家出的，口口聲聲要自己相信他，表示他最愛的是她，要為了她離婚。

邱仁偉喋喋不休的妄想令貝佳茵怒不可遏，不懂他怎麼還敢找藉口合理化他的出軌，她甚至同情起他的妻子了。

回想起來，邱仁偉從不在她的住處過夜，更很少帶她去他家，當時她就該懷疑了，是她太過單純，太過信任他，已經被他狠狠騙過一次，絕不會再有第二次。

厭惡他講不聽，還來抓她的手要求原諒，求她收下支票，她當然不要，正在掙扎

的時候，梁淑君突然出現，氣急敗壞的衝進咖啡廳就用她一巴掌，破口大罵……雨持續下個不停，雨水落在二手書店外的遮雨棚上，發出滴滴答答的響聲。

貝佳茵感覺大雨像是將她與世隔絕，要她忘卻當時被梁淑君鬧到逸品會館上下都瘋傳她是小三勾引人夫、又懷孕流產才會請假的事，大家都在指責她，只有劉瑞珍幫她講話，讓那些時常藉故找她麻煩的同事們閉嘴。

貝佳茵蹙眉閉眼，不願再回想邱仁偉夫妻害她失業，更從此令她害怕面對人群的事。為了避免邱仁偉再來找她，她換掉電話和住處，切斷與邱仁偉的聯絡，同樣的，她也斷了全部的人際關係。

失業之後，她靠學生時代就開始累積的存款度日，剛開始的日子很難熬，她哭，她生氣，她悲傷，每天都渾渾噩噩的。

慢慢的，她靠意志力撐過來，可表面似乎養好了，體內卻仍舊存在一個大空洞。無論如何，她不能再想過去的事了，要向前看，堅強下去，努力過好每一天，她可是風雨吹不倒的小草。

但是現實很殘酷，經濟不景氣導致多家公司行號裁員，雖然她不斷在找工作，卻一直沒有合意的，想去的公司又沒有職缺，她從沒想像過，快要一年了，她還在失業中。

貝佳茵望著二手書店內的層架，充滿陳舊的氣味，狹窄走道的兩旁堆放各式各樣二手書籍，她拿著書本，人有些恍惚，思緒飄散。

下午的應徵沒有通過，她失望的去洗手間洗把臉，突然發現許久沒用的包包內袋裡放有一張支票—那張三十萬元的支票！

她瞪眼錯愕不已，認得是那天在咖啡廳邱仁偉開出的支票，她明明拒絕了，他什麼時候又塞入她的包包裡？她完全不知道，若不是今天把包包拿出來用，她還不曉得支票躺在包包裡面快要一年。

事隔將近一年，貝佳茵的身心狀態好不容易慢慢復原，卻又被這張三十萬元的支票狠狠打擊，她氣到眼熱鼻酸，直接衝出商場大樓，渾身被雨淋得濕透。

支票一年內的領取時間快到了，逼著她又掀開那一段血淋淋的傷疤，她強忍哭出來的衝動，當初她怎麼會愛上那種男人，真的很不值得！

「客人，妳拿這本書很久了，買還是不買？不買的話就放下吧。」

貝佳茵聽到老闆蒼老的嗓音忽地飄在她耳邊，嚇她一跳，驚見他活像《魔戒》裡的灰袍巫師甘道夫，手杖伸長，指了指《必吃的好地方》這本美食書，他似乎盯著她的淚眼，貝佳茵不好意思的迴避他的視線，匆匆闔上美食書，詢問這本書多少錢。

「我們店裡的書，是由客人來定價，妳覺得它值多少，就請自己投錢到箱子。」貝佳茵愣愣的聽小紅說話，毫不考慮，她將三十萬元支票投入貼著「良心投錢箱」紙條的四方箱子。

「這張支票可以兌現的，只是要注意票期快到了領取的時間……」貝佳茵匆匆說完，急忙把書塞進包包，歸還毛巾，趁著雨變小了，迅速離開書店，就怕店員和老闆覺得她哭得奇怪。

貝佳茵一路跑進捷運站，準備坐車回去住處，可她越想越不對，現在自己沒有工作，每天吃喝要錢，房租要付，還要顧到爸媽，她心生危機感，後悔衝動的把支票送給二手書店。

「唉，我到底在想什麼啊，花三十萬買一本書？邱仁偉騙我騙得這麼慘，而且害我丟了工作，拿三十萬來補償都嫌少了，我幹麼不用？幹麼和錢過不去？」她嘆氣，特別是在最窮的時候更加需要錢，等明天銀行開門，支票立即能讓她的存摺多出三十萬現金……有此念頭，她加倍後悔了，隨即轉身出了捷運站，回去那一間書店。

外頭的雨已經停了，夜裡的天空仍舊殘留雨水的氣味，然而貝佳茵卻再也找不到那家二手書店。

她確定是按照原路回去的，可是她到處找遍了都不見書店蹤影，連她詢問附近的店家也問不出個所以然。

她呆了，忽然頭皮發麻，弄不清楚怎麼回事，難道是她恍神作夢？不對啊，包包裡的書本還在，為何不見店面？連小紅和老闆都消失不見了？

遍尋不著二手書店，等於三十萬元支票拿不回來。

貝佳茵沮喪的返回住處，轉念一想，支票是意外找到的，原本就沒有，她又為何要因它而心情變差，況且還是那個人的支票，不用也罷！

「貝佳茵，沒問題的，加油，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她替自己加油打氣。

手機響了，她看來電顯示一媽媽。她趕快接聽，知道爸在媽媽身邊，為了讓他們放心，她說謊道：「嗯，我剛下班，有點累，想小睡一下，等睡起來再吃晚飯，嗯，我知道，等我的新工作適應了，有空就回去看你們，你們也要保重身體，對了，下個月的五號，我匯錢給你們，要注意喔……」

通完電話，她很是心虛，深呼吸打起精神，上網查看她寄履歷表的幾家公司有沒有消息一沒有任何消息。

她嘆了口氣，還是必須保持樂觀，也許明天會有公司電話通知她錄取呢？

貝佳茵倒臥在床上，心想等一會再上網看看人力銀行的職缺。瞥到身旁《必吃的好地方》，想到它可是價值三十萬的二手書，她不禁大嘆一聲，隨手翻開，忽地從中落下一張對摺的夾頁，她拿起來看，竟是新飯店開幕，急徵各部門職員的宣傳單！

她雙眼發亮，瞬間彈起身，仔仔細細讀過傳單上的文字，每個職缺的薪資計算最是吸引她，竟然比同業開出的薪水多出三分之一，而且年節福利也很好。她不知二手書裡為何夾了這一張宣傳單，但不管怎樣，她想知道這張單子上的徵人是否有期限？

她立即照著紙上留的飯店電話號碼打過去詢問，得知徵人還在持續，便開始聽對方說明應徵該準備的東西。

隔天，她火速填好履歷表，因為之前在會館的不愉快，她決定新工作不要選擇需要服務顧客的職位，應該說，凡是面對人的工作，她都不想去，所以在表格上填寫應徵房務部門人員。

她怕郵寄太慢，親自送到應徵收件的地址，沒想到過兩天就收到面試通知，於是她整理好自己去面試。

她驚喜於這次面試有如神助般順利，或者她已經有逸品會館的工作經驗，又或者她挑的是並非年輕人第一選擇的房務員？總之，她過關斬將，從眾多應徵者中脫穎而出，當她拿到錄取通知單的那一刻，她甚至興奮得又叫又跳！

失業快要一年，她終於找到工作，不必再煩惱錢的問題，她覺得是這本二手書帶來的好運。為了紀念，她再度把飯店徵人的宣傳單夾回書裡，拿著書又親又抱，更將書本和錄取通知單放在枕邊一起睡。

因為睡前沒事，她決定再看一看書，書裡餐廳或小店的圖片使她心嚮往之，上面滿滿的筆記，讓她彷彿置身其中，到處吃吃喝喝。

此外，裡面有一段筆記特別觸動她—

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一頓美食之旅，完全可以轉換心情，尤其人在異國，容易解放身體心靈，充分感受當地文化。給自己放假吧，補充能量吧，還在等什麼？現在就出發。

「還在等什麼……」貝佳茵輕嘆，擋下書閉上眼睛。

她當學生的時候忙著打工，幾乎沒玩樂的空閒，畢業後就進入逸品會館上班，雖然和男友交往時有討論過一起去旅行，但僅止於討論，不是她的時間無法配合，就是他在公司忙，仔細回想起來，他們從沒有共同旅行過，她又怕孤單，不願一個人出遊。

如今愛情沒了，她恢復單身。

「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她躺在床上，摟著抱枕，覺得書上的筆記很有道理，她為何不趁著新工作開始前的十五天空檔，好好給自己放個假，補充能量？

有了去旅行的念頭，隔天起床貝佳茵先查看了存摺的餘額。

她敲打計算機，扣除生活費和要給爸媽的錢，發現餘額還能負擔旅費，她的英語沒有問題，若是去國外，用自助旅行的方式最省。

除了上網尋找廉價機票和食宿，她又跑了一趟旅行社收集旅遊資料。在返家的途中，經過商店的玻璃櫥窗，她瞥見自己的身影，只見一頭烏黑長髮垂在背後。

「不要剪短，我喜歡我的女人留長髮。」

想起邱仁偉說過的話，貝佳茵不禁心生厭惡，進去就近的一間髮廊，要求剪短。美髮師幫她剪了頭髮，並建議她染髮，她點頭答應。

最後，貝佳茵在鏡子中見到美髮師幫她設計出的造型—髮長垂到衣領的妹妹頭，染成低調的棕色，瀏海側分，吹出層次分明的微捲蓬鬆感，將她的膚色襯得更白皙，整個人看起來秀氣又可愛。

她露出微笑，很是喜歡她的新髮型，短髮掃除過去陰霾，讓她開朗愉快。

二十五歲仍單身如何？身旁沒有人陪伴又如何？這一次，她決定放膽一個人出發，好好享受她的國外旅行。

第一章 命中注定的相遇

美國加州

楊震凱參加完 Junior 親子餐廳的開幕剪綵活動之後就落跑了，以免被老媽抓去無聊的家族親戚聚餐。他跳上計程車，離開時尚名店雲集、人潮洶湧的聯合廣場，直接前往白人朋友開設的 PUB 「A Plus」。

PUB 老闆 Tony 為了招待快要一年沒見的楊震凱，還有幾個 Google 的前同事，今晚不對外開放二樓沙發座位區。也因為楊震凱這位前同事，這群在矽谷 Google 總部工作的宅男，下了班就聚集到 PUB 二樓，一面虧 Tony 這個爛酒鬼居然也能洗心革面開起 PUB 做老闆，一面聊到楊震凱。

他們回憶一年前楊震凱還在 Google 的時候，他在眾人眼中就是一個會幫團隊寫程式、想點子，對電腦相關資訊超厲害的軟體工程師，卻完全不知道楊震凱有不得了的家世—竟是專營親子渡假飯店、餐廳、服裝、玩具、推車等等任何孩童需要商品的 PAPASHOW 集團第三代接班人！

楊震凱接班之前是不折不扣的玩咖公子哥，仗著他的家世到處撒錢泡妞，結交損友，甚至跟那些壞朋友一起被抓到警察局，害得父親楊鼎立必須叫律師保兒子出警局。

這個不停在外闖禍、給家族製造麻煩的不孝子，最終被父親斷絕一切資源，趕出家門，他卻不在乎，乾脆離開台灣飛來美國發展，憑藉著聰明與能力，進入矽谷 Google 總部任職。

然而讓長住美國、自由自在瘋玩的楊震凱態度一百八十度大改變的，是郭懷卿。郭懷卿是楊家為楊震凱內定的媳婦徐琳的好友，原本只是幫好友一起來美國勸楊震凱回家，要他去探望剛動完肺癌手術的楊鼎立並接下接班人的位置。怎知徐琳講再多都沒用，楊震凱卻對郭懷卿一見鍾情，反而願意聽郭懷卿的話返家一趟。後來，楊震凱辭掉 Google 的工作，回台灣接替父親的職位，也因為郭懷卿的鼓勵，他參與研發童玩與用品，結合電子科技 APP 軟體，讓 PAPASHOW 做出的兒童商品熱銷全球，也讓 PAPASHOW 股價止跌上升，如同正在熱戀的兩人，誰都擋不住。

楊震凱遇見真命天女浪子回頭，為了郭懷卿，他不僅遠離損友，甚至想安定下來成家立業，他和她極力突破門戶之見及家長不贊同的問題，終於訂婚，想不到變成未婚夫妻沒多久，郭懷卿就不幸因為一場嚴重的車禍而身亡。

關於楊震凱發生的事情，Tony 和朋友們都是透過台灣的網路消息得知。

郭懷卿去世後，他們無法聯絡上楊震凱，也不曉得他躲去哪裡，只知網路上關於楊震凱的消息，一直停留在他深受未婚妻死亡的打擊之中，完全沒有更新。

當他們再搜尋到關於楊震凱的新聞時就是今天了一PAPASHOW 旗下的 Junior 餐廳由楊震凱主持剪綵開幕，加州的州長和議員、演藝圈明星紛紛捧場。

他們慶幸楊震凱的手機終於又接通了，於是訂下今天的聚會。

一會兒，這群 Google 宅男終於等到人，好久不見的楊震凱終於上來二樓。

楊震凱，二十九歲，一八五公分，褐眼，黑髮造型俐落，剪裁合身的鐵灰色西裝及紅領帶襯托出他高大俊帥、不輸明星的架勢。

他們欣喜只能在網路上關心的朋友總算出現了，忍不住和他勾肩搭背，用一連串髒話笑鬧著互相問候。

Tony 最要感謝楊震凱，他抱住楊震凱就說：「以前我酗酒影響到工作，被 Google 開除的時候，大家都說我沒救了、完蛋了，酒鬼就是一輩子爛到底的衰命，是誰說我不爛，不是衰命？是 Kai。」

「是誰說我絕對可以把酒戒掉，幫我去找戒酒互助會？是 Kai；是誰說 Google 沒啥大不了的，我能夠做自己的老闆？是 Kai；是誰像天使一樣，在我最窮困、最走投無路的時候，把三十萬 USD 存入我的銀行帳戶，叫我不必還，要創業、要自己振作起來？是 Kai！」

Tony 回想他從人生最低潮走出來的艱難路程，楊震凱的幫助最多，是他這輩子的天使、大恩人，只是他過得好的時候，楊震凱已經離開美國，現在他終於有機會當面謝謝楊震凱，「Thank you, I love you so much！」他激動掉淚，抱住楊震凱猛親臉頰。

在場的人聽了好感動，也才知道 Tony 開店的資金，竟是由楊震凱無償提供。

楊震凱被哭哭啼啼的大男人抱著很是尷尬，邊躲吻邊勸說：「別哭了，很難看。」Tony 還在 I love you so much 個不停，邊同其餘的人一樣，問他何時再回來美國住？他只有苦笑。

之後他們一起坐下來聊天飲酒，為 Tony 宣佈「盡量喝、帳全算老闆的」而歡呼。楊震凱身處熱鬧喧囂的中心，忽然覺得奇怪，跟許久不見的朋友聚會暢飲，應該高興啊，但是內心空空的，似乎懷卿不在了，以前他認為好玩的事物也變了樣，再也提不起勁。

他此次前來，為的是祝賀 Tony 開了一間自己的 PUB，順便看看以前的同事，既然目的已達成，他也該走了。

Tony 察覺楊震凱臉上一閃而過的落寞，他不想楊震凱這麼早就走，開口希望他在店內多待一會。

楊震凱知道 Tony 跟其他人都不敢問他關於未婚妻過世的事情，他也沒打算講，笑一笑就答應了，表示會在一樓的吧檯區坐坐。

Tony 想把當初的三十萬分期還他，他說不必，反正開店也要準備現金，要 Tony 留著錢好好使用。

Tony 高興得忍不住又對楊震凱猛抱猛親，隨即帶楊震凱下樓，他先知會吧檯的調酒師，楊震凱是 VIP 級的重要貴客，楊震凱需要什麼就給，有他買單。

PUB 越夜越熱鬧，男男女女歡笑暢飲，盡情在音浪底下舞動身體。

楊震凱不需要誰陪伴，催 Tony 回樓上招呼朋友之後，終於能回到一個人的自在，他脫離夜店生活也有些久了，不適應主動前來搭訕的女人，一一婉拒。

忽地，郭懷卿的笑臉浮現在他腦海，她的笑聲輕語彷彿繚繞他耳邊—

「你答應囉，等我們的童話飯店弄好了，你還要負責規劃設在加州的親子餐廳，名叫什麼好呢？在美國的餐廳要取英文名吧，就叫 Junior 如何？有一種小孩子的感覺……你要好好的做啊，有我盯著，你不可以隨便厭煩，中途跑掉。」

「我等著你帶我一起去 Junior 餐廳吃飯，等有了小孩，再讓我們的孩子看看童話飯店，一起到 Junior 餐廳玩樂，還要去參觀你以前在 Google 工作的地方與我們相識的地方，那一定很奇妙，呵呵。」

「不管是童話飯店、Junior 餐廳，我已經打起精神振作起來了，因為答應妳的事情就要去做，現在，我已經做到了，而妳呢，明明說好要陪我過一輩子，妳卻失約，為何不在我身邊？」楊震凱皺著眉喃喃自語。不懂他努力的這一切到底是為了什麼？今後又該如何繼續？他因此對早逝的郭懷卿生氣！

今晚，他身處在人聲喧囂和 DJ 播放的舞曲當中，竟特別寂寞，特別想念懷卿，明明重新回到跟她相遇的城市，身邊卻已經沒有她，他不由得拿出皮夾看她跟他的合照，也是他唯一留下關於她的東西。

他很後悔，當時不能接受她死亡的事實，丟下一切什麼都不管的躲起來，就像一隻負傷野獸躲在自己的洞穴裡面舔傷口，等他回去和未婚妻同居的地方，她所有的東西已經被她的家人拿走了，他跑去郭家，他們卻不肯將她的東西留給他做紀念，甚至以後也不願再看到他。

他跟郭懷卿相識、戀愛而留下的所有物品，竟隨著她的逝去也消失不見，彷彿他們在一起的日子不過是南柯一夢，僅剩躺在皮夾裡面的一張合照，讓楊震凱記住未婚妻甜美的樣子。

「懷卿，妳在另一個世界吧？可我還是希望妳在那個世界有看到我多麼受女人歡迎，不是我吹牛，只要我願意，這 PUB 裡的任何女人都可以把得到，妳緊張吧？如果緊張我，不想我被別的女人勾去，就快點回來我身邊。」楊震凱皺眉忍耐鼻酸，覺得自言自語很蠢，懷卿怎麼可能回他身邊？他悶悶的坐到吧檯前。

手機鈴響，楊震凱瞥見徐琳來電，他沒心情接聽，她再傳來訊息，他不想看也不回覆，她要他陪同出席明天和 Berkshire Hathaway 控股公司的董事長 Buffett 的飯局，他沒打算去，他知道她為了明天要和 Buffett 董事長談的幼兒園投資案，已備妥很多資料，他就交給她去表現。

鈴聲停止不久，又一通電話響了，是老媽，楊震凱不理，反正老媽一定是唸他怎能中途落跑，不去親戚的聚餐；唸他該對「億萬」物流董事長千金徐琳好；唸徐家和楊家是世交，「億萬」物流能夠讓 PAPASHOW 的商品出貨成本和送達更有效率，老爸老媽也希望徐琳負責 PAPASHOW 缺少的幼兒園教育這一區塊。

老媽還特地帶徐琳來加州看 Junior 餐廳開幕，要徐琳一起過去家族聚餐，擺明了要撮合他跟徐琳……可他完全不想，所以根本不願接老媽的電話。

同一時間，貝佳茵進入「A Plus」PUB，好奇地張望，PUB 佔地比她想得還要大。一樓舞池有許多人在跳舞，音控台上的 DJ 表現也夠酷，調酒吧檯區後面的一道牆延伸至二樓，裝設層層酒櫃，還有梯子給調酒師能爬上爬下的取酒，為客人做出適合的飲品。

貝佳茵不禁想像，若是從調酒吧檯區的二樓設計天井俯視一樓，燈光打在各式各樣晶瑩剔透的酒瓶和懸掛著的各國小國旗上，該是多麼美麗的景色啊。

她將包包擱在大腿，坐上吧檯高腳椅，第一次出國玩，終於來到加州，正要嚐試

難得的夜店體驗，就被離她不遠的手機鈴聲打擾。

這位先生，你有事嗎？要不就接電話，要不就按靜音或關機好嗎？

貝佳茵不好把心裡話講出來，但還是忍不住向隔壁的隔壁瞪了一眼，發現不接聽手機的那個男人長得滿帥的，而且他的西裝一看就知道是高級手工訂製，皮鞋也是名牌的……發現他突然看過來，她嚇了一跳，趕緊迴避他的視線。

楊震凱意識到手機鈴聲打擾別到人，乾脆關掉手機電源，他鬆開領帶，反正今天晚上他不想跟家人聯絡，甚至連以後還要不要接 PAPASHOW 的事業他都要考慮了。他不禁瞥向坐在隔壁的隔壁的女人，棕色短髮俏麗、膚白長得秀氣，白襯衫、洗舊刷色的七分褲牛仔、帆布鞋，整體搭配雖休閒卻滿好看的。

更特別的是她的包包很有設計感，他忍不住多看它幾眼。包包布料是天空藍，頂端三分之一面積縫製藍和灰色交錯的格紋，開口用綁帶取代拉鍊，長長的淺色棉布綁帶露出來，還可用海軍船錨形狀的環扣固定，恰好成為包包美麗的裝飾。

他和她都坐在吧檯的高腳椅，都偷偷的打量著對方。

果然人在異國就容易解放身體心靈，補充能量啊！貝佳茵心想，也親身體會到了。今晚她人在 PUB，便用英語告訴調酒師，「Blue coral reef cocktail, please.」

楊震凱驚訝隔壁的隔壁的女人點了同他一樣的調酒。

貝佳茵注意到他的視線，這才發現他手中的酒似乎和她剛剛點的一樣，不由愣了一下，可很快的，她的注意力被送來的酒分散。

Blue coral reef cocktail，藍色珊瑚礁，酒如其名，由琴酒和薄荷酒混合，加上紅如珊瑚的櫻桃、綠如海邊椰子樹的薄荷葉做裝飾，看起來漂亮又美味。

楊震凱也喝下 Blue coral reef cocktail，這是未婚妻跟他初次到 PUB，她點來喝的酒，記得她開心嚷著透明酒杯裡有紅的綠的好美。

他喝完後再向調酒師點了一杯酒。「Black Russian, please.」

才剛點完 Black Russian 的貝佳茵吃了一驚，他又跟她點一樣的？不會吧？她忍不住轉頭去看坐在隔壁的隔壁的男人，發現他也奇怪的看她。

調酒師也愣住了，左看看，右看看，不同的客人卻接連兩次點一樣的酒來喝？

Black Russian，黑色俄羅斯，是帶有咖啡香味的調酒。

調酒師先將冰塊放入岩石杯，再倒入調酒，低酒精的一杯給女客人，高酒精濃度的那杯送給老闆的朋友。

貝佳茵傾聽 DJ 播放的舞曲，抬眼望著吧檯上方的手寫板，除了推薦酒類，還有幾道簡單的點心名稱。「Onion rings, please.」她向調酒師加點一盤洋蔥圈，然後一口酒，一口洋蔥圈，吃得津津有味，不禁愉快的撂母語，「啊，這個酒真的有咖啡香氣耶，好喝，搭配洋蔥圈一起吃，很有特別的風味！」

中文傳入楊震凱的耳朵，令他一陣錯愕，雞皮疙瘩爬滿身，怎麼會有女人能夠兩次都跟懷卿點同樣的酒喝，甚至說出一模一樣的話—

「啊，這個 Black Russian 真的有咖啡香氣耶，好喝，搭配洋蔥圈一起吃，很有特別的風味！震凱哥，以後我們再來加州，再來點這個酒配洋蔥圈吃，好不好？」

楊震凱心情激動的回憶未婚妻的笑語，彷彿她未曾離去，原諒了他那天忙到沒有時間陪她去朋友的聚會，害她一個人回家，途中才會碰上車禍，被送入醫院急救才等到他！

未婚妻一定瞭解他失去她的痛苦，他每天痛苦的醒來，又每天因痛苦後悔哀傷難以入睡，現在懷卿終於給他回應，給他徵兆了！楊震凱再也忍不住，起身越過隔著兩人的高腳椅，靠近這個全然陌生的女人。

明明長得不一樣，為什麼會說一樣的話、點相同的酒來喝？

「啊！」貝佳茵不禁低呼，被突然靠過來的男人嚇到，他緊盯著她的異常眼神讓她有點怕怕，防備的道：「這位先生你、你太靠近了，我不想受打擾，也不想被搭訕，請你回去你的座位好嗎？」

楊震凱一愣，這女人說的這些像是他慣常說出的話，使他啼笑皆非，也察覺她容易受驚嚇，似乎戒備心頗重，跟他爽朗愛笑的未婚妻是完全不同的類型，不禁有點落寞。打擾她，他很不好意思，可他實在好奇同未婚妻有類似言行的人。

「抱歉，打擾到妳，我沒有惡意，請妳放心。我純粹是聽到妳的中文口音，不像中國或香港，比較像是台灣，妳是從台灣來的吧？」

「嗯，我是從台灣來的……」貝佳茵愣愣點頭，沒預期會聽到家鄉的語言，剛剛還在擔心他不懂她說的話，應該用英文才對，想不到他會中文，也來自台灣？

她還沒回答，只見西裝男逕自坐到她旁邊的空位，調酒師還雞婆地將他的酒杯、洋蔥圈盤子跟她的放在一塊。可西裝男的笑容一副人畜無害的樣子，他都說沒有惡意了，她怎麼好再躲他？加上又聽他說，他們都點了一樣的酒和點心來吃，同在一間PUB裡，算是有緣分，不妨聊聊。

她有些猶豫，但又想著彼此不認識的人，在吧檯上連著三次點同樣東西的機率有多大？而且人不親土親，這就是她現在的情況吧？她便不再介意他坐在旁邊。

「請問小姐怎麼稱呼？」

「貝……」貝佳茵覺得人在夜店，還是謹慎小心為妙，遂隱藏真實名字，改口說：「貝殼的貝，貝貝，叫我貝貝就行了。」

「貝貝？」楊震凱注視這個女人，對於她仍舊警戒的行為，咧嘴一笑，「貝貝小姐妳好，我叫凱，凱旋的凱。」

「凱先生你好……」貝佳茵見對方主動伸出手，她也禮貌性的伸手，不料一碰觸他的手就被電到，手指是真的被電到刺痛。

「啊，好痛！」她忍不住驚呼，急忙縮手。

楊震凱的手也被電到發痛，不禁甩甩手，擠眉弄眼的做鬼臉，「現在這種乾燥天氣，很容易觸發人體靜電……不然，就是妳和我都有成為X戰警的資質，搞不好再多電幾次，多練一練，我們就會變成新一代的萬磁王。」

男人逗趣的模樣讓貝佳茵噗哧笑出聲來，「什麼萬磁王啊，我還金鋼狼呢，又不是在演漫威電影。」她是聽過人體原本就有微量的電，只是從未體會過跟人家握手時觸電的感覺，實在太奇妙了。

楊震凱指尖殘留麻感，也覺得不可思議。終於看到她的笑臉，感到她對他沒那麼

警戒了，他一面吃著洋蔥圈，一面回想他過往的經驗—跟不熟的女人聊天，可以從她身上的打扮或攜帶物品開始。於是他挑中她擋在大腿的東西詢問：「妳的包包滿漂亮的，很有設計感，是在台灣還是這裡買的？」

貝佳茵聽人家誇她的包包漂亮，馬上笑瞞了眼說：「這個包包不是買的，是我自己做的。」

楊震凱吃了一驚，「這個包包……真是妳自己做的？」

「是啊，手作包包一直是我的興趣。」貝佳茵驕傲的提了提藍色包包。

聽凱讚美她做出的包包不輸專業商品，尤其用綁帶取代拉鍊是一大亮點。她掩不住高興的告訴他，「這綁帶設計是我想出來的喔，我也覺得自己的手藝很不錯，滿專業的。這個包包從選擇布料、內裝襯裡、小飾物、剪裁車縫等等，不管是配色或製作，都是我一個人完成的。」

「這是為了慶祝我找到新工作，送給自己的禮物，想說趁新工作還沒開始，出國來渡假，它剛好就派上用場了，還有你看，我選的布有防水，就算碰到下雨也不怕一」

楊震凱有趣的看她一說起手作包就雙眼發亮，眉飛色舞。

忽然間，貝佳茵發覺自己講了一堆包包的事情，只差沒講她把新工作的錄取通知單當鎮包之寶，放在包包裡面。她認為凱一定覺得無聊，沒想到他是個這麼好的聽眾，笑笑的讓她一直講，她不好意思的停止，換她問他道：「凱先生也是出國來渡假？」

「是啊，我來渡假。」

貝佳茵聽他隨口說說，覺得這理由似乎與他過於正式的穿著不搭，她不禁懷疑出聲，「你真的也是來渡假嗎？不像耶。」

「我不像在渡假嗎？」楊震凱想知道這女人的想法，遂好奇的問她，「那妳覺得我來美國像要做什麼？」

做什麼呢？貝佳茵歪頭瞅著男人，認真思考後，開口說：「凱先生，你穿得一點都不休閒，整套西裝是 Alfred Dunhill 手工訂製的，皮鞋是 JP TODD，全身行頭都是名牌一」

楊震凱訝異眼前的女人竟然識得他穿著的品牌。

拜邱仁偉之賜，貝佳茵跟他交往的那一段時間，學到不少各家名牌男裝的知識，所以她才能夠看出凱穿什麼，「我覺得你比較像來這裡出差，不是來渡假的。而且你可以買名牌，應該薪水很不錯，是在大公司工作？」

「哇，妳好會猜，一下就猜對了。」楊震凱故意誇張回答，「我的確是在大公司裡面工作，這次是公司派我過來出差。」既然貝貝不認識他是誰，他也樂得隱藏。嚴格說來，她不算猜錯，PAPASHOW 是大公司，他來美國為新餐廳剪綵，也算是工作出差。

「我剛剛看你的手機響不停，是你老闆 Call 你吧？」

楊震凱一怔，對著貝佳茵露出保密的笑容，「妳又猜對了。」他抓一把洋蔥圈吃，有感而發，「手機是一個很妙的東西，你不想接的電話，對方會一直奪命連環

Call，你想聽到的聲音，偏偏人家一通電話都不打來。」他後悔當初沒有留下未婚妻傳到他手機裡的每一通語音。

貝佳茵深有同感，不禁回想她為了躲開邱仁偉的奪命連環 Call，被迫換掉手機號碼，「可是再怎麼樣，你還是要開手機，接老闆的電話吧？畢竟老闆付你高薪，你總該接聽老闆的電話。」

如果老爸老媽算是我的老闆，就更不能接聽他們的電話了。楊震凱心裡的想法不好透露，便對眼前的女人換另一種說法，「現在是下班時間耶，老闆總不能二十四小時的搔擾員工。而且公司讓我忙到沒空休假，連下班都要陪著去無聊的飯局，我受不了，所以偷溜出來，只有手機關掉才能休息一下。」

貝佳茵認真的聽完了，只有一個感想—要在大公司拿高薪很不簡單吧，該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吧。

她看他伸手想拿洋蔥圈，卻老早吃光了，便把自己的那盤送他。

「謝謝。」道謝之後，楊震凱大方收下洋蔥圈，叫調酒師不必再給他新炸一盤。她跟他聊上幾句後熟了一些，又是同胞，遂放輕鬆，和他輕碰酒杯，一塊喝酒。舞池中的男男女女，聽到 DJ 將幾首夯曲混音接連播放，全都 High 起來歡呼跳舞。楊震凱笑看身旁活像好奇寶寶的女人，她睜大眼睛東張西望，似乎很少來夜店，她陶醉的聆聽樂曲，卻不下去跳舞，倒是滿享受在吧檯獨處，他便問她，「妳的旅伴呢，沒跟妳在一起嗎？還是妳一個人旅行？」

「我不需要伴，我是一個人來旅行的。」

「妳一個人？」楊震凱詫異。他觀察隨手撫弄酒杯的她，明明是個美女，臉上卻隱隱透出哀愁，寧願獨處也不要別人靠近。他直覺揣測，「妳該不會失戀又沒了工作，為了轉換心情，才來一趟國外充電之旅？」

楊震凱沒料到她竟一臉驚嚇，他也嚇一跳，「不會吧……我猜對了嗎？」

「是啊，你準到可以擺攤算命了。」說完嘆了一口氣，眉頭深鎖。

楊震凱對他隨口一句就害她露出愁容又嘆氣感到抱歉，不由得出聲，「我是不會算命，但我是一個滿不錯的聽眾，既然我們有緣在同一間 PUB 相識，如果妳不介意，可以把事情說給我聽。」

貝佳茵愣愣注視身旁男子的一臉誠懇，或許她人在異國，或許身處於迷幻喧囂的 PUB，又或許面對她的是一個全然陌生和她毫無關係的人，加上她孤孤單單的，心事無處傾訴，便對他說了出來，「其實我的事情很普通，就像八點檔連續劇常演的爛梗。」

迴避男人的目光，貝佳茵捏著酒杯輕啜一口，深呼吸之後，幽幽的將她那些爛事說出口，「我和男友交往，都論及婚嫁了，可是有一天他突然不和我聯絡，我覺得奇怪，去他家找他，才發現他早已經結婚了，也是那個時候我才知道被騙了，莫名其妙的就失戀……」

楊震凱聽她說完失戀的經過原因，又聽到那個騙婚男謊言被揭穿後，嘴上說著要離婚，卻貪圖和老婆合開的公司及老婆的錢拖著不肯離，還肖想跟外遇的對象繼續偷情，腳踏兩條船，她發現被騙後就和騙婚男分手了，騙婚男卻不停糾纏，連

騙婚男的老婆也來鬧事，害她得換掉手機號碼和搬家……

楊震凱聽了都忍不住要罵人了，「什麼東西啊，妳怎麼會這麼倒楣碰上這種爛貨，欺騙女人感情的男人最無恥，簡直是垃圾渣，男人中的老鼠屎！」

貝佳茵並未透露懷孕流產的事情，只是瞧著有個人誇張得齜牙咧嘴、捏緊拳頭替她罵邱仁偉，感覺還滿爽的，他還拿洋蔥圈當作騙婚男，一口咬斷，讓她不禁笑出來。

楊震凱也跟著她笑起來，兩手做出拳擊的樣子，「我還有什麼沒幫妳罵到的？」

「有啊，不如我自己來罵，」貝佳茵學楊震凱那樣咬碎洋蔥圈騙婚男，再衝著音浪和舞動的人潮大聲吼叫，「邱仁偉你這個壞蛋、王八蛋、卑鄙透頂奸詐小人，欺騙我的愛情，你一定不會有好下場！」

高分貝的舞曲、人聲喧鬧完全蓋掉貝佳茵的吼聲，反正美國人也聽不懂中文在說什麼。

楊震凱不是很滿意她的罵法，告訴她，「妳罵得太弱了，起碼對那個邱陽萎要再罵狠一點，像是罵F開頭，『幹』什麼東西的，妳就盡量罵，把邱陽萎往死裡罵！」

「什麼邱陽萎……是邱仁偉啦。」

「我管他什麼偉，渣男會有報應，從今以後一定陽萎變太監。」他捏著嗓音說。貝佳茵快被他學太監說話的語調笑死了，乾脆照他說的，把邱仁偉往死裡罵，只是F開頭的、「幹」什麼的，說出來有失淑女風度，她在心裡罵就好了。

楊震凱看她這一次有認真罵，罵得超大聲超狠，幸好PUB的音量夠大把她的聲音蓋住了，否則換成一般住宅定會引起鄰居報警。等她罵完，他問：「把狗屁倒灶的鳥事說出來，罵一罵，心情有沒有好一點？」

「有耶，心情真的好很多……」貝佳茵笑望著凱，覺得有個人陪在身邊也不錯，而且他滿帥滿幽默的。忽然她想到一件事，「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得到他同意，她才鼓起勇氣說：「以你們男人的觀念，會不會因為妻子不能懷孕生子，自己又很想有後代，就跑去外面欺騙別的女人幫忙生小孩？」

這個問題令楊震凱一呆。妻子不能懷孕生子……他思考片刻，回答道：「別的男人我不知道，若是我，當然不會做這種事。我認為孩子應該是夫妻婚姻愛的結晶，有小孩是福氣，沒有小孩也要隨緣，就算不能生小孩，這世上的孤兒何其多，可以領養啊。」

「如果家裡長輩不同意，非要有血緣關係，還是能找兄弟姊妹的小孩，就算是獨生子女，逼不得已非要代理孕母，也是要夫妻都同意，和家族溝通好了，才能夠去做。總之，有各種生養小孩的辦法，就是不能用欺騙方式，否則被騙的人會受到很大傷害，這種行為真的非常糟糕。」

貝佳茵兩手握杯，酒杯中的冰塊幾乎融化。凱剛剛說「孩子是夫妻婚姻愛的結晶」，她陷入沉思，也許失去孩子是老天的安排，要她脫離介入別人婚姻的孽緣。楊震凱想念未婚妻，不明白為何是今晚、在這裡遇見未婚妻給他的徵兆？或許如此迷離奇異的時刻與場所，他才會將自己鬆綁。

再也忍不住，他一口喝光杯中物，感覺不夠，再向調酒師叫了一杯酒，喝掉大半，

他才對著眼前陌生的女人，傾吐未曾說出來的鬱悶，「八點檔連續劇常演的爛梗，可不只妳有啊，我也有一個，要不要聽？」

「嗯，我想聽，你說。」

「我啊，有個一見鍾情的女朋友，我愛死她了，怕她跑掉，可是卯足全力的追求她，我為了她努力工作，實現她想要的承諾，好不容易獲得她的芳心，願意跟我訂婚，想不到她成為我的未婚妻不久，卻不幸在一場車禍中死亡……

「我很想念她，甚至把她喜歡的地方重新佈置保存起來，還有這個城市，也是我和她初次相遇的城市。」楊震凱凝視身旁的女人，坦白說出，「貝貝，妳知道嗎？剛才妳點的 Blue coral reef cocktail、Black Russian，還有洋蔥圈，全都是她點過的東西，她也覺得 Black Russian 搭配洋蔥圈一起吃，有很特別的風味。」貝佳茵驚見楊震凱說著就突然靠過來，雙手握住她的手，她嚇了一跳，只聽到他繼續說—

「妳讓我一時錯覺，以為未婚妻回來了，所以我才想跟你坐在一起，找妳聊天。」他認真的一口氣說完。

第二章 激情夜

貝佳茵聽他加快速度說完那些話，背景又是 DJ 播放的饒舌舞曲，自然在她腦中形成衝突的搞笑畫面。她想到曾經看過的電視劇也有類似情節，忍不住噗的笑出來，發現他一臉呆滯，她努力憋住笑，「對不起，因為你的臉太嚴肅了，和剛才差好多，我忍不住就……你說的那些，是把妹的話術吧？」

「什麼？」楊震凱瞪著眼不懂。

「妳跟我死去的未婚妻說一樣的話啦，吃一樣的東西啦，我還以為你下一句會說，我和你死去的未婚妻長得一模一樣……哈哈，幸好你沒有講這個，不然我要大笑了，你對我使出這一招沒用喔。」

楊震凱聽到這裡傻眼了，沒想到他認真的傾訴，將沒人知道、連他老爸老媽都不知道的心裡話講出來，卻被面前的女人當成把妹的招術，當作玩笑一則。

見她把手抽走，將他的酒杯塞回他手裡，然後笑一笑，拿酒杯跟他的輕碰之後啜飲，他也跟著喝一口，竟是莫名的輕鬆了。

如果人家當真相信他說出的事實，安慰不安慰都會尷尬吧，畢竟她和他不熟，他也不想破壞現在的氣氛。旋即調整心情，咧嘴一笑，「被妳發現了，可惡，未婚妻招術不管用……唉，想不到我也有把妹失敗的一天。」

男人誇張的唉聲嘆氣及皺成八字眉的表情，又逗得貝佳茵笑出來，拍拍他肩膀說：「大帥哥你放心，除了我這個絕緣體，你剛才那一招去把別的妹，鐵定有用，加油。」

女人俏皮的眨了眨眼，楊震凱莞爾一笑，明白這是她婉拒追求的意思，是他離玩咖的世界太遠，還是她真的對異性絕緣？他向來無敵的魅力竟吸引不了她。

可他怎麼看都感覺她有點懷卿的韻味，對她更加好奇，卻見她提了包包站起身，

他急忙問道：「妳要走了？」

貝佳茵點頭，說很高興和他聊天，還說：「我不能喝太多酒，而且我每天的旅費都有預算的。」

「可妳才喝兩杯而已，現在走也太早了吧。」楊震凱不想她走，靈機一動，脫口而出，「不如我到吧檯裡面，親自調酒請妳喝，免費的喔。」

怎麼可能喝免費的？貝佳茵疑惑的望著男人，「你怎麼可能進入吧檯裡面……」她才剛開口，就見他不知跟調酒師交頭接耳講了什麼，下一秒鐘，只見他離開座位，真的走進去吧檯裡面。

楊震凱笑看貝佳茵吃驚得瞪大眼睛，嘴巴微張，他告訴她，「這間 PUB 的老闆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在這裡做什麼都 OK。」

「真的假的？」貝佳茵懷疑，但是看見調酒師真的讓出空間，任由凱去拿各種酒器，她不得不相信了。有人請她喝免費的酒，而且熱情又帥氣的邀她入座，她怎能拒絕？便再度坐回高腳椅上。

楊震凱欣喜能留住她，難得有機會，他索性露一手調酒技巧，考慮到女性會喜歡的口感，酒味不要太重，他用伏特加為基底，加入萊姆酒、水蜜桃酒、蔓越莓汁去調合。

此時，接近吧檯的女人們發現調酒師換成一個高大又俊帥的男人，她們的目光紛紛被吸引，望向他放上檯面的細長杯子，他在杯口蓋一片檸檬、灑點糖粉，再倒酒點火。

貝佳茵睜大雙眼，看到檸檬片燃起藍色火焰，不禁鼓掌讚嘆，「哇，好漂亮！」火光在細細長長的杯子上面燃燒，像是奧運聖火的火把，視覺效果十足。

楊震凱笑看貝貝驚喜的樣子，向她說明調酒的成分，再告訴她，「這一杯名叫『浴火重生』，送給妳，希望妳以後的人生順利圓滿。」

「浴火重生啊……」貝佳茵喃喃低語，豈不是她所需要的？沒想到在異國獨自旅行會得到祝福，她感動於楊震凱的體貼，真心向他道謝，「凱先生，謝謝你。」

「不客氣。」楊震凱微笑。

貝佳茵等沾了酒精的檸檬片燃燒得差不多了，火焰越來越小，糖粉和檸檬汁也融入調酒，將檸檬片折半浸入橘紅色的酒裡，形成剔透漂亮的顏色，她拿起來喝了一口。

「啊，喝起來有檸檬和莓果的酸甜香氣，很好喝耶。」

「當然好喝囉，妳不看看是誰做出來的。」楊震凱邀功的指向自己。

貝佳茵欣賞楊震凱的幽默風趣，特別驚豔，「凱先生，我真的沒想到你還會調酒。」

「我會的可多了。」楊震凱爽朗一笑，「我們乾脆不要再稱呼什麼先生小姐的，直接叫名字？」

「好啊，那麼我就叫你……凱。」貝佳茵脫口而出，發現周圍不少女性用羨慕又嫉妒的視線射向她，好像責怪她不該佔據帥氣的男人，她突發奇想，一口氣喝光杯子剩下的酒，舉手要求凱，「我也來表現一下，你可不可以幫我？」

「怎麼幫？」楊震凱挑眉好奇問道。

「請你給我大的啤酒杯，還有 30ml 的小酒杯、伏特加、海尼根。」

楊震凱照她所說的一一遞給她，見她將幾個大啤酒杯排成一直排，倒入海尼根啤酒。

行經吧檯的人們，剛才看過帥哥表演調酒點火，現在又有美女在排列酒杯，紛紛駐足，好奇的觀望她把伏特加倒進每個小酒杯，再一一將它們整齊地放上大啤酒杯杯口和杯口之間的邊緣。

「要開始囉。」

楊震凱聽貝佳茵愉快嗓音，看她對他笑著眨一下眼，然後伸手輕碰排在第一個的小酒杯，它立即掉進大啤酒杯裡。

落下的第一個小酒杯好似多米諾骨牌，觸發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數個透明杯子碰撞出清脆響亮的聲音，一個接一個的掉進大啤酒杯裡面，烈酒瞬間和啤酒起了反應，在一排大杯子裡面引發爆炸般的無數氣泡！

貝佳茵成功的做出來了，她指著一排裝著小酒杯的大啤酒杯，喜孜孜的告訴他，「我做的『深水炸彈』，不賴吧？」

「很不賴。」楊震凱笑說，給她拍拍手，大拇指比個讚。忽然聽見周遭一群人衝著她吹口哨叫好，那些人大多是色瞇瞇的臭男人，他開始替她擔心了。

同時，Tony 在二樓聽到一樓吧檯區起了小小騷動，他倚欄眺望，發現楊震凱難得主動跟一位女性飲酒攀談。

其中一個宅男工程師覺得沒有楊震凱的聚會很無聊，站起來要走了，奇怪 Tony 在看什麼？循著 Tony 的視線俯瞰一樓，找到楊震凱，也注意到那個東方面孔的嬌小女人，他不禁問道：「那女的不錯啊，Kai 什麼時候認識的？」

Tony 聳聳肩說不知道。他只欣慰楊震凱願意留下來玩。認識別的女性很不錯啊，總好過一直陷在失去未婚妻的陰影裡，於是不讓身邊的 Google 前同事下去打擾楊震凱。

一樓跳舞的人越來越多，DJ 人來瘋，開始接受大家點播音樂。

而楊震凱很忙，忙著驅趕不斷接近貝佳茵的男人。

「她已經有男伴了，不接受搭訕，請你們走開，不要坐到她旁邊，謝謝合作。」

貝佳茵聽到楊震凱撂英語，趕走靠近她的幾個外國人，不禁笑他，「你幹麼呀，我又沒有男伴一」

「現在我不就是妳的男伴？」話落，楊震凱將吧檯工作區還給調酒師，趕回她身旁坐下，以免無聊男子再過來。「剛才的那個『深水炸彈』，妳常玩？」

「哪有常玩，我是上網看 YouTube 影片學的，今天是第一次做實驗，想不到就成功了。」貝佳茵呵呵笑道。

「第一次實驗……不會吧！」楊震凱吃了一驚，「妳會做手作包，該不會也有花式調酒的天分？嘿，妳該不會也能將酒瓶三百六十度上拋、甩過來甩過去，那妳會噴火嗎？」

他滑稽的表情讓貝佳茵忍不住笑出來，「哈哈，什麼噴火啦，哈哈哈，那比較像是你會做的事情好不好。」

幾杯酒下肚後，她有點微醺，心情更加放鬆，對楊震凱的印象更好了，她謝謝他請的飲料，經他同意，將多出的「深水炸彈」，請調酒師分送給坐在吧檯的其他人，再度獲得他們一陣掌聲。

當 DJ 應客人要求，點播 Taylor Swift 的歌曲時，舞池中的人們一片喧譁。

「YA！泰勒絲的『Shake It Off』，YA！」這是貝佳茵好喜歡的曲子。

「噢，不要吧，又是泰勒絲的『Shake It Off』……Oh, NO！」楊震凱實在害怕泰勒絲的洗腦歌。

白天他開車到加油站，幫他加油的人耳機聽的就是「Shake It Off」；走過商店門口也傳出「Shake It Off」；連 Junior 餐廳客人的小孩都在聽「Shake It Off」；現在「Shake It Off」又侵入這間 PUB……到底有完沒完？

「我喜歡這一首歌，來跳舞吧！」

「蛤？」

楊震凱還反應不過來，就被貝佳茵拉著離開高腳椅，前去舞池。

舞池裡面有許多人盡情的擺動身體，因為微醺且心情好，貝佳茵忘了她正牽著男人的手，繞過眼前舞動的人們，她帶他走到空出的地方跳舞。

因為微醺加上心情好，楊震凱拋開家族事業和一切煩悶，更慶幸貝貝不知他的身分和過往，他跟著她暢快跳舞。可惜她似乎意識到男女有別，一下就放開他的手，她又個頭嬌小，稍稍不注意，很快就掩沒在高頭大馬的外國人之中，他出聲提醒，

「喂，哈比人，妳在哪裡啊，我都看不見妳了，妳可不要離我太遠。」

他故意看不到她、四處眺望的滑稽模樣，逗得貝佳茵發笑抗議，「我才不是哈比人，你太誇張了吧……」她忽然間發現，剛剛坐著沒感覺，現在跟他站在一起，她身高竟然還不到他肩膀，她真的很矮……不對，根本是他太高了。

很快的，貝佳茵被泰勒絲的歌聲吸引—

My ex-man brought his new girlfriend,

(我的前男友帶了個新女友)

She like h my God ? but I just gonna shake it.....

(她一整個就「喔我的天呀」，但我跳我的，才懶得鳥她……)

楊震凱瞧貝佳茵跟著音樂歌詞大聲的唱、用力跳，她是真的喜歡泰勒絲的歌啊，只不過她的舞姿，嗯，怎麼說呢……很素人，不怎麼樣，但是十足十熱情。突地，她跳得過猛，一隻鞋飛了出去，他當場傻眼。

貝佳茵也傻了眼，又給自己光著一隻腳丫子的樣子逗得笑到不行，想要去撿鞋，楊震凱已經先幫她去撿了。

「不好意思，借過，不好意思，借過一下……」

貝佳茵聽到他用英文請大家讓讓，但是舞曲音量太大，人潮太多，根本沒人理他，害他到處卡卡卡，動彈不得，她一邊笑一邊拉他回來。

「不要撿了。」說完，她脫掉另一腳的鞋子，繼續跳舞。

楊震凱凝視她一手拎鞋、光著腳率性跳舞的可愛樣子，聽她跟周圍的人們一起甩頭放聲唱—

Won you come on over, baby, we can shake, shake, shake,

(你不想跟我一起跳嗎，寶貝，我們可以一起搖、搖、搖)

Cause the players gonna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因為玩咖依舊玩、玩、玩、玩、玩)

Heartbreakers gonna break, break, break, break, break,

(劈腿狼依舊劈、劈、劈、劈、劈)

Baby, I'm just gonna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寶貝，我要繼續搖、搖、搖、搖、搖)

I shake it off, I shake it off.....

(通通用掉，通通用掉.....)

楊震凱發現，大家好像都看過泰勒絲的MV，都跳差不多的甩手舞，加上貝貝蹦蹦跳跳、又是甩頭又是甩手的，他覺得好笑，滿有趣的。

貝佳茵見楊震凱也搖擺起來，舞姿真不是蓋的，他怎麼能隨便動一動都好看，他衝著她做一些帥氣動作，害她不禁臉紅，感到周遭目光都在看他們兩個，她很不好意思。

「喂，你要什麼帥啊？」

「妳也認為我很帥吧，有相見恨晚的感覺吧，是不是慶幸自己沒有提早離開PUB？」

「噢，你又來了，又在亂放電把妹，我可是絕緣體喔！I'm just gonna shake, shake, shake, shake, shake.....I shake it off, I shake it off.....」貝佳茵一面和凱講話，一面高興的跟著泰勒絲歌唱，許是微醺，她用力跳動轉圈之時，忽地一陣頭暈，整個人控制不住的傾斜了身子。

「小心！」楊震凱低呼，一把摟住她的腰身，讓她倚靠他，未免她再頭暈或者碰撞到別人，他索性抱著她跳舞。

貝佳茵給男人抱著，只覺得恍恍惚惚，體溫升高，不自覺便由著他帶舞，他用幽默風趣的話語將她逗得笑個不停，彼此距離靠近，她發現他更帥了，談吐風趣，又會調酒又會跳舞，跟他在一起很好玩。

她陶醉於音樂，開心的跳舞，還有人陪伴，或許因為她在異國，身心特別自由放鬆，光腳丫跳來跳去都無所謂，想做就做，想玩就玩，不必再勉強自己。

幾首舞曲之後，DJ 改放慢歌，人們成雙成對，相擁而舞。

在旁人眼中，共舞的楊震凱和貝佳茵好似一對速配的情侶，只有他們明白，兩人才不是那樣的關係，卻不能否認對對方隱約有感覺，在他們之間存有微妙的化學反應。

加上酒精催化，摟著她，他渾身熱起來，情歌浪漫，隨音樂節奏而變化的七彩燈光，使人在昏暗的PUB裡面顯得迷離夢幻。

她滿臉通紅，感受到他大手抵在她腰身的熱度，見他低頭，慢慢向她的臉靠近。兩個人已近到可以感覺彼此的呼吸，近到幾乎就快要碰著對方的唇。

貝佳茵腦裡的警鐘響起—這一趟國外旅行，純粹是給自己放假，好好補充能量再

回到職場，不是來豔遇被搭訕的！她慌得手忙腳亂急踩剎車，瞬間推開楊震凱。

「時間晚了，我該走了……今天很高興認識你，也謝謝你請的飲料，我玩得很開心！」

楊震凱愣愣聽著貝佳茵說話，因她的掙脫而有些失落，他知她退縮的當下便已拉起防線，是個男人就不會無禮的跨越。

貝佳茵控制不了臉紅心跳，心想他如果再挽留她，她該找什麼藉口離去？也許她根本就不想要走……所幸凱並沒有多說什麼，只是對她微笑，很紳士的幫她撿回鞋子。

她慌忙穿好鞋，帶著體熱及微醺和些許不捨之情，慌忙的對他說：「Goodbye！」

楊震凱聽到她道別，他也脫口應一聲，「Goodbye……」

只見她像隻小小白鴿，啪的展翅，匆匆飛走，離開 PUB，也離開他的視線，遠離他的人生。

她走了，這樣子真的好嗎？楊震凱腦中的思緒不斷翻騰，兩眼直盯著 PUB 出口。

「Kai，剛才跟你聊天跳舞的女人是誰？長得不錯啊，她人呢？」

Tony 的聲音令楊震凱回神，他心不在焉的說：「她剛才離開了……」沒有對 Tony 解釋，也沒有心思待在 PUB，此刻，他無法停止一直去想貝貝離開的事情，他想去找她，因此必須給自己一個合理的藉口。「我怕她喝酒有點醉，一個人走不太好，我出去看看。」

「你也要走？」Tony 忍不住追問：「等一下會再回來跟我們喝幾杯吧？」

「今天就不了，改天有空，我再找你們聚會。」說完，楊震凱謝過 Tony 幫他買單及借他使用吧檯調酒，旋即快步離開 PUB。

「A Plus」外面，夜風涼颼颼，有人持續排隊入場，有人在角落抽煙，有人停放重型機車，也有人帶著女伴坐上敞篷跑車呼嘯離去。

楊震凱在外面東張西望，在人來人往的人群中尋找，忽地聽見熟悉的嗓音—

「No, I say No！」

貝佳茵很困擾，擋住她去路的兩個美國男人聽不懂她說的嗎？還是他們故意的？

她生氣的拒絕他們騷擾，不理搭訕，不料他們竟伸手抓她，說些有的沒的噁心話，嘴巴還湊過來要親，他們個頭高出她許多，毛毛手的握力更是恐怖，難道她會在異國被性侵？

她嚇得拚命反抗，沒想到凱突然在此時出現，不僅幫她打掉色狼的手，還用流利的英文跟他們對罵。

吵架聲吸引 PUB 門口的保鏢前來關切，意圖不軌的兩個人只有摸摸鼻子離開。

因為服務生詢問，楊震凱就把事情的經過大概講一遍，請他們注意女客的安全。幸好他有追出來，否則貝貝若是發生什麼事的話……他停下不好的想法，等到人漸漸散去，僅剩他陪著她時，他關心的問：「妳還好嗎？」

「還、還好……我還好……」貝佳茵聽到自己的聲音控制不了的顫抖，忘不掉剛才那兩個男人噁心的嘴臉。猛地發現，她雙手還緊緊抓著凱的西裝外套，「對不起！我先走了，謝謝。」她慌忙道歉，迅速放開手。

楊震凱皺眉，明顯感受她受到的驚嚇不小，看她捨棄了公車，寧願多花點錢叫計程車就知道。

計程車停下來等她，貝佳茵又猶豫了，腦袋充滿「司機是殺人狂，車子不曉得會開往哪個偏僻地方，到時候如果她大叫救命都沒人發現，她會不會在異國被先姦後殺」等等瘋狂的想法。

楊震凱察覺她的憂慮，開口道：「妳住在哪個旅館？我送妳回去。」說完，他索性跟她一起上車，聽她向司機說出旅館地址。

有凱在身旁，貝佳茵莫名安心，同時對他很抱歉，「對不起，會不會太麻煩你……」

「不會麻煩啊，妳不要這麼客氣。」楊震凱微笑，很高興能陪伴她，看她仍一副害怕的樣子，他伸手握住她的手。

貝佳茵的手因為被他握住終於停止發抖，感覺到大手的溫熱正傳遞給她，她心裡暖烘烘的，逐漸從色狼騷擾的驚嚇中平靜下來。

約三十分鐘後，計程車抵達旅館。貝佳茵付完錢，下了計程車，走到旅館她住的客房。

這一路上她都讓楊震凱牽著手，直到她用鑰匙打開房門，楊震凱這才不捨的放開她。

貝佳茵捨不得進去，感謝凱幫她解圍，而且好有紳士風度的護送她回旅館。

「謝謝你送我回來。」

「不客氣，妳記得門要鎖好。」楊震凱說話的時候，恰好聽到從他旁邊經過的一對男女蜜糖甜心叫個不停，像是怕大家不知道他們感情好，摟抱成麻花般的摸來摸去，他尷尬移開視線。

貝佳茵發現那一對男女猛向她和凱擠眉弄眼，似乎誤會凱是她的男人，她臉紅紅的忙向他們搖手說不是，他們卻沒在聽，沉醉於兩人世界，一下子就邊吻邊進房間了。她看傻了眼，瞥到凱笑嘻嘻的，怕他誤會，脫口而出，「住我隔壁的，是從密爾瓦基過來玩的一對新婚夫妻，他們每天都黏在一起又抱又親，完全不管旁邊有沒有人，我看到都有點受不了。」

「是喔，人家夫妻曬恩愛，妳一個人豈不是感覺孤孤單單的？」

凱一句話令貝佳茵愣住。這次出國旅行，一個人的確自由自在，但是看別人出雙入對，她的確也感到孤單，尤其認識凱後，她對他確實有相見恨晚的感覺，她也從未跟那麼多人在 PUB 一起唱跳泰勒絲的歌，現在她抽離了開心熱鬧，頓時感覺更加孤單。

楊震凱自覺說錯話，現在想彌補也嫌晚了，只見她笑笑的一語帶過，跟他聊起別的，不知為何，他覺得和她滿聊得來的。

直到貝佳茵意識到時間晚了，依依不捨的和楊震凱道別，「bye-bye……」

「bye-bye……」即便楊震凱也捨不得分開，仍只能轉身離去。

他離去的背影使貝佳茵一陣惆悵。

「凱！」感性搶在理性之前出聲，見他回頭望她，那帥氣的模樣令她猶豫不決—這次出國旅行是給自己充電，不是來豔遇的！腦海的聲音如同緊箍咒，再度限制

她行動，於是對著他揮揮手說：「晚安，凱……祝你睡得好，有個快樂的美夢。」

楊震凱聽了，怔怔的回應，「謝謝，妳也一樣，有個快樂的美夢……」

他繼續往前走，一個人孤獨的走，卻怎麼也忘不掉她可愛的笑容、像個單純開心的孩子對著他揮手說 bye-bye 的樣子。難道就這樣了？難道要忽視她三次表現出來的巧合，輕易放棄上天給他的徵兆？

不，不行……楊震凱想過了，還是不願就這麼離去，莫名的心情驅使他轉身折返，大步奔向她。

貝佳茵走入房間，明明捨不得好男人，她還是讓他離開了，因為她明白這不過是在異國旅行之中的小插曲，過程雖然動人，卻不會跟她以後的生活有什麼交集。不料正要關上房門的當口，一隻手突然擠進門縫，差點被夾住，她嚇一跳，急忙拉開門，發現是凱—他為什麼又回來？

楊震凱擠進客房，雙手捧著有些驚慌也有些欣喜的小臉蛋，忍不住低頭湊近她紅潤的唇瓣，兩人靠得好近，就像磁鐵的正負兩極，碰在一塊就吸住了，加上酒精催化，兩人情不自禁的吻了起來，互相吸吮、交換氣息。

貝佳茵喟嘆一聲，因熱烈的親吻不自覺鬆手掉了包包。包包落下，裡頭裝的護唇膏、鏡子、面紙、觀光小冊等等物品同時散落一地，一張紙滑入了門口的矮櫃底下。

他積極主動，她消極接受，身高差距讓她整個人陷入他的懷抱。

半晌，貝佳茵慌慌張張的從男人熱吻裡掙扎出聲，「不可以……」她阻止他摸到她身上，喘著說：「我……不是一個隨便的女人。」

「我也不是一個隨便的男人……」楊震凱低聲喘氣，他已許久沒對誰感興趣，連自己都驚訝竟會對眼前女人這麼的有反應，「我和妳在這個城市相遇，一起喝酒聊天跳舞，共度快樂的夜晚，此時此刻、此情此景，怕是錯過了，一生難再有。碰到妳，我情難自制，我知道妳對我也有同樣的感覺。」

凱的話觸到貝佳茵心裡，動搖她對他隔出的防線。

他注視著她，從她的眼神中，他什麼都明白了。

四目相對，擦出火花，相觸的身體，也燃起慾望的熱度，酒精從中作祟，讓他和她在對方眼中更加夢幻絕美，都想要更進一步的親近……